

拜之于毋野

天下真是敗壞了，中土殷地朝歌也躲不過敗壞，生命是有生就會死，然而死生之間僅容呼吸，一呼一吸之間，生命必然要經歷老與病，所以生·老·病·死，是生命的常數，只有人心稱為變數，這變數又是一陰一陽，陰陽互為表裡，相依相陳，陳陳為因，有因必有果，如同雞生蛋，蛋生雞一樣。

福率眾回到殷地朝歌，殷地朝歌已經不一樣了，他自壬午暮春率眾到嶢山大閱，辛卯春回到殷地朝歌，已經過去九冬了，福失去了妻子女惟，女惟化成洛水女神受嶢山當地百姓的心念尊敬，福無有傷懷，他只是遺憾，遺憾妻子女惟無法再見到長子阿伯契，她最喜歡阿伯契，如果能讓他見到成人的阿伯契，她應該很欣慰，很快樂。然而，女惟選擇跳水挽救她的養子們，那麼她是求人得人了，福只有遺憾。

殷地朝歌西門外的黑莊一如以往，也不如以往，寶井日漸枯竭，來掏寶的男人著急了，人都變的面目凝重，他們競爭不已，每日都有許多男人塞在寶井入口，等待機會下井不肯離去，福問他們為何如此？眾人回答，家裡的女人要寶石瑪瑙，明璫、瑟瑟，所以他們只好來此搏命演出。

當福去了東門拜見老太師杜元銑，老太師很老了，快滿百歲了吧！但是老太師精神鏗鏘，神采奕奕，一點也不老，可是福卻老了，他是心老了。

東門市集的女人怪異極了，媽媽們人人頭上疊滿炊餅一樣的段髮，插滿竹箸或是金銀打造的箸子，更貼滿寶石翡翠瑪瑙，她們不再親自駕車拉馬，反而像個人偶一樣，端坐在車上，還撐起華蓋傘，由一群年輕的女孩們攙扶才能下車、行走。還有，她們的臉，好像都敷上了胡粉，紂王發明的胡粉，後來經人說明，他才知道那種白粉稱為鉛粉，鉛粉，不知用何種物件提煉，但是東門的醫者們說，鉛粉能殺蟲、解毒、生肌，治疳積、下痢……。

福很納悶，殷地朝歌的女人沒事把殺蟲的鉛粉敷在臉上幹嘛？殺蟲？還是殺人？這讓小兒都不能親近母親了呢！更可笑的是女人白臉也就算了，還有人在雙頰和嘴唇塗抹胭脂，生怕別人沒看見她的嘴，人人都嘟著嘴說話。

這種胭脂福就知道了，那是有蘇氏平的長女妲己發明的，妲己現在是殷地朝歌的女主，她親自炮炙胭脂，也養蠶取絲、做蠟燭，親手勞作不已。福只見過妲己拿胭脂來染絲綿做成吉服，可沒見她將胭脂塗抹於臉上嘴上，更何況胭脂顏色嫣紅華麗，這些女人的胭脂好像老鼠血，帶著黑氣！

殷地朝歌種種怪異現象，讓福覺得自己老了，若是妻子女惟還在，一定能告訴他，這些朝歌的女人在做些什麼傻事。可惜女惟成了嶢山人心裡的洛神，洛水的女神，美女女惟落水了。少師召啟同情兒子福，卻只能安慰他，要他別太在意，人本來就如此，日子好過以後就要作怪，殷地朝歌已經有一甲子不曾有過天災地變，那些女人閒來無事，當然會作怪！

福傷懷不已，只好去離宮找紂王，紂王也老了，紂王只比他小一歲，紂王的離宮金光閃閃，氣勢無比恢弘，紂王還是笑臉迎人，紂王對福這個兄長極其尊敬，若非福在，南單之台不能順

利完成，殷地朝歌的無行男子無人約束，嶢山崩薄洛之水涸，無人能去大閱，可是福卻失去了妻子女惟，這讓紂王有些愧疚，可是福卻反過來安慰紂王，他說：「妻子女惟是求人得人了，她要救兒子們，卻被嶢山人當女神懷念，她無有不足了。」

福就這樣在離宮住下來了，他不再回去黑莊，黑莊失去了女主女惟媽媽，已經不是他的家了。

福的次子仲儀時常來離宮拜見父親福，福叫他以後少來，如果有機會能離開殷地朝歌，他要次子仲儀儘快離開，仲儀僅遵父命，舉家遷往南方鬼侯部族，他想去鬼侯部看他們的祭壇，他一生佩服父親福，能築台，南單之台。

美女女惟的小女兒，也是人人愛看的美人，有福這位大能的父親庇佑，女惟之女，美女吉慶嫁給商人庸氏，夫婦兩人也來離宮見父親，福也要求女婿和女兒，如果能行，離開殷地朝歌吧，這裡變異，女人變異，天地也即將有大變異了！福的女婿庸氏很欽佩丈人石匠人福，他隱約知道丈人有大能力卻讓人看不出端倪，但是丈人福這樣說，他也遵從，舉家向南遷移，辛卯夏，有百千戶殷地朝歌的商人搬離殷地朝歌向四方散去，商人有車，行遍天下。

紂王說：「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

福不太明白，他問紂王說什麼呢？紂王哈哈大笑，他說：

「這是少師教我的圖文，我見你這樣為子女著想，有些感慨啊！」

紂王真幽默，他將朝歌之輪拿來比喻人，福是這樣的為子女著想，難怪後世商人要尊福為首，福祿受喜，以福為首。

殷地朝歌的商人行走天下，交通有無，也把北伯侯崇侯虎給帶來了殷地朝歌，北伯侯崇侯虎快要九十歲了，他想著這次是最後一次，有體力來殷地朝歌和紂王一起念唱了，他喜歡紂王，微子啟去了北伯侯領地不再回來，是他的損失，北伯侯崇侯虎可不想今生有遺憾，他將領地交給他的弟弟崇黑虎，以後北伯侯的領地他不再念想了。北伯侯崇侯虎入住殷地朝歌的離宮，他也來和紂王住一起。

現在離宮裡有紂王、福，和北伯侯崇侯虎。

鬼侯部的女主汧娘娘來了，九天玄女如有心通，汧娘娘一來殷地朝歌直接入住孟門，她在孟門裡，受到祿和妻子女霞的歡迎，霸嬖嬖和青娘娘都歡迎她，只有仲衍之妻商女女芬怕她，汧娘娘看起來很粗野，可是笑起來如夏日扶桑花開，艷麗無方，女芬怕極了她，根本不敢在她面前塗脂抹粉，連竹筷子都不敢插頭上，只能恢復原來面目，這讓她很不開心，心想著何時能將這個惡婆婆趕走。

太師杜元銑著人來說：「辛卯秋分，他將離去，望眾人到鹿台一聚。」

殷地朝歌人人都知道了，辛卯秋分，太師杜元銑要離開了！耆老們想追隨同去，殷地朝歌的商人將家裡想要隨同太師杜元銑一起離開的老人家都供養起來，不敢打攪老人家們的心念。盛夏的殷地朝歌進入一種靜謐氣氛，安靜極了。

號村的散宜生等不及史官向擊布算光陰的結論，就算他布算光陰得出一整歲的黃道吉日，也沒有辛卯秋分，殷地朝歌商人群集鹿台送行的消息正確。他們要去送行，送太師杜元銑出行。可是太師杜元銑很老了呢，他要去哪裡啊？

這個散宜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紂王一定會去，所以他必須儘快將這個消息帶回程邑，說給周公姬旦知道，他是三忠之首，可不能不忠啊！

住在程邑的周公姬旦得到了散宜生的消息，他高興極了！終於不用在寒冷的天氣跑去翟津的鮮原裝神弄鬼了，這次是秋分之日，秋分，一歲中日夜分明的一日，過了秋分，白晝日漸變短，長夜漫漫，況且秋分時節多晴好日，白雲深厚天氣好的很。可是這次他要用何名目叫那些八忠們，還有西伯姬發率眾前往殷地朝歌呢？

日子漸漸逼近，仲夏後，秋天馬上就要來了，周公姬旦想不出好名目叫西岐周部落的羌人放下莊稼，和他一起去殷地朝歌，不！和西伯姬發一起去，入主殷地朝歌當人主！他周公姬旦當然要躲在幕後深藏不露才好，否則，紂王如又召來天雷，他可經不起再一次的跌倒，老人家怕跌倒啊！

西伯姬發深居鎬的王宅，他也老了，他比紂王大三歲呢，姬鮮也老了，可是他不知老之將至，依舊蠻橫、氣力出眾，王宅裡面已經沒有侍女了，侍女們都跑了，妖怪一樣的美少年也離開了，他們都帶著傷痛離開王宅。

王宅裡只剩下二十名虎賁和二十名役者，周公姬旦將回祿給他的寶石帶來鎬的王宅裡，他將回祿囊括而來的寶石送給姬鮮，姬鮮如獲至寶，他挑著檢著，就是沒有他那枚冰種白翡翠，他一怒之下將寶石亂砸亂扔。

周公姬旦問姬鮮：「想不想要冰種白翡翠？殷地朝歌很多，芊芊也在那裡，你在西岐找不到她的，你見過啊！她在紂王身邊，你要不要去找她啊？」

姬鮮當然想，但是姬鮮是瘋狂卻不呆笨，去殷地朝歌？就他一個人去他可不幹。

於是周公姬旦對姬鮮說：「當然不會讓你一個人去，我們都去，這樣你就能將芊芊要回來了。」

姬鮮問姬旦何時能行？姬旦定下日子，辛卯白露，他對姬鮮說：「無論如何，那一日你一定要引姬發出來，這樣大夥兒就能一起去了。」

周公姬旦算準，眾人從程邑出發到殷地朝歌鹿台步行日程，提前在秋分之前白露自程邑集合出發，他要逼得西伯姬發到殷地朝歌的鹿台上親擒紂王，殷地朝歌人主紂王無道，他太笨了，居然讓富庶的殷地朝歌無城垣不設關隘，人人可以自由來去，他還說呢——天下為公！沒什麼比這個更沒道理了，紂王——無道！

這下就讓他周公姬旦他來個「天下圍攻」，圍攻殷地朝歌的鹿台，圍攻紂王，未來誰敢再提天下為公，那就是助紂為虐，人人得以撻伐。

周公姬旦所訂定出發的日子到了，事前他就先找了姬奭，先將將黎的八百虎賁都帶來，再將鑼鼓大陣的大車開往西歧周部落的各戎族聚居之地，敲鑼打鼓發布消息，他們大吼大叫，宣稱：「殷帝無道，虐亂天下，星命以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文王昭理四海，西伯發將伐紂，諸疾不期而會，周師渡孟津。」

尚父呂尚最開心了，他住在灌壇早就得到了消息，他當主角上場的日子又有了！他沉寂了很久呢，尚父呂尚也百多歲了，他一心不死，非要將他的牛皮、獸骨、烏龜殼出售給自願上鉤之人，庚辰歲西伯姬昌薨了，姬昌太不中用了，辛巳歲他又將牛皮塞給了西伯姬發，西伯姬發

受丹書於呂尚。姬發上位西伯根本不想惹事，深居鑄的王宅不出，丁亥春他用筮釣上了周公姬旦，可是又四冬過去了，都沒消息，現在終於有機會再讓他露臉一次，顯顯大能了，他焉能放過？

尚父呂尚跑去翟津等候，西歧周部落的眾人都來了，他們在白露後日集結到了翟津，尚父呂尚早就準備好了，他拿出一枚大大的烏龜殼當眾搖晃，也不知他怎麼搗鬼的，河裡居然釣起大魚，一隻三尺的大鯉魚就在船上歛歛張口，那尾鯉魚目下有赤文，寫著「紂王可伐」，尚父呂尚對著大魚祝禱一番，然後著回祿將魚拿去燻了，分給眾人一人一口，吃了！

尚父呂尚繼續喃喃呪曰：「吾燻魚以告天，有火自天，血于王屋，流為赤烏噉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燻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告也！」

周大司馬尚父呂尚用妻子高氏馬潤教他的曲調改編，他又念又唱又呪，搖頭晃腦之際，西伯姬發來了！

西伯姬發率二十虎賁追逐姬鮮，這個姬鮮真是瘋了，他將王宅草頂放火燒了，待姬發跑出王宅，他還迎面朝著西伯姬發灑狗血，二十名虎賁都抓不到他，他們不知道該先救火還是救西伯姬發，西伯姬發他一頭一臉的狗血淋頭，簡直氣瘋了！

就這樣西伯姬發和二十名虎賁追著姬鮮一路跑來翟津，尚父呂尚的呪念都成了真，西歧周部落的眾人看的真真的！

有火自天，血于王屋，西伯姬發一頭一臉的血啊！

秋分前兩日，殷地朝歌商人將耆老們搬到鹿台的摘星樓居住，百多人呢！殷家百多戶商人

將欲隨太師離去的老人送上摘星樓，他們也一個一個來向老人家行禮，老人家慈愛，每一個都摩著兒孫的頭頂念唱心曲，太師杜元銑最早來，他已經來此住了半旬了，他每日趺坐，身旁的人越來越多，他歡喜無比，每天都笑咪咪。

紂王來了，少師召啟還有福和北伯侯崇侯虎也都一起來了，鹿台上人來人往，都安靜無聲，人人順服進退有禮，退下鹿台的人，都安靜的在鹿台下的匠人居所等候，等候秋分那一天的來到。

秋分日子時，摘星樓上繁華熱鬧無比，空氣中歙歙有聲，猶如無數的生靈來到，摘星樓上似有烈焰沖天、霓光閃爍，青色光芒籠罩鹿台秀地，各色炫光直將鹿台包裹著，將鹿台變成了海上璇宮，殷地朝歌的商人目睹了天地人的大能展現，他們內心崇敬無比，這就是殷家商人的心念傳承，子弟們都很歡喜來送長者，他們也在鹿台下用功念唱相隨，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如此寧靜祥和的離開人間直入天。

西歧周部落的羌人勇士一千七百七十三人，其中有西伯姬發和他的二十名虎賁，姬鮮，姬度，周公姬旦，還有八忠和三忠，姬奭為八忠之首帶來八百虎賁，姬度引領鑼鼓大陣，他將鑼鼓大陣用三輛大車裝載，自己端坐車轆，手裡拿著箜篌，心血來潮就隨手彈唱，振鐸、姬邠、姬處、姬封和軍三句、回祿等人，回祿只看周公姬旦的眼色行事，他隨手就能放火，只要周公姬旦一個眼神或手勢，他將會很快樂的煽風點火呢！

散宜生早就在殷地朝歌的東門外布置妥當，他帶著少少從人和閔天一起混入鹿台下的商人中，但是鹿台的炫光越來越盛大，商人人人都肅穆趺坐，這逼得他露出了行藏，因為他不明所

以，散宜生一行只好退到塢野，南門市集外七十里地的塢野，也就是丁亥春夷羊見，他和殷地朝歌的史官向摯蹲在地上，研究地上橫七豎八的文路之地。

可是塢野也有殷家商人，他們都安安靜靜的垂手矗立道旁，他們來看鹿台上的天地人大能，雖然他們家沒有老人上鹿台隨行，可是他們一生難得一見眾多耆老一起離開，他們尊敬這些大修為大能力的長輩們，這是千載難逢大好機會。

天亮了，殷地朝歌的大夫們駕車來了，牧師尤渾駕車，車上端坐著老一輩的殷地朝歌的大夫們，大夫魯雄、大夫費仲、大夫閻仲等人，他們受到殷地朝歌商人的尊敬和禮遇，商人們讓出大道讓牧師尤渾的大車經過。

散宜生順勢也退到大路邊，他夾雜在人眾中引頸期盼周師來到，他們將舉火為號，由回祿放火示警，一起湧上鹿台。

樂官商容全家也在塢野的大路邊，他恨自己無能，無法追隨眾人上鹿台，殷地朝歌的樂官商容已經耄耋之齡，他一生驕傲自滿，認為他的曲調能撼天震地，都是殷地朝歌的人主有眼無珠，不會欣賞他的音樂，可是這次一起上鹿台的樂官就有十多人，過去都曾經是他的樂師同僚，怎麼他這個樂官就不能獲邀上台呢？當他知道此次上鹿台的人都是自願前去，且早有準備，怎麼就沒有人通知他早做準備呢？

樂官商容完全不明就裡，他不知道大音希聲，是心曲不是新曲，人間的樂器歡歌怎能與大自然的天籟之音相比？怎能與人的心心念念相比，那是要由頂至踵，連頭髮爪甲都要能念唱才行啊！

大夫膠鬲焦灼了站在姆野旁的一處高地——那，他駕大車帶著家人一起來看殷地朝歌的大事，太師杜元銑要離開人間，這讓大夫膠鬲如雷灌頂，他都矇了！怎麼有人要死了還這樣大張旗鼓？更可怕的是殷家商人們追隨者眾？

以前他聽說殷地朝歌有老人家仙去，或是坐化了，他都以為是商人的好言語，殷家商人善頌善禱都說好話，現在真有人能當眾仙去或坐化？他完全不能理解，他當然要來看，他必須親眼目睹，眼見為憑嘛！

可是他看見了散宜生和閔天帶來號村和農舍的西歧羌人夾雜在人眾中探頭探腦，還引頸瞻盼四方，他們想要幹什麼？樂官商容也在，他都和自己一樣老邁了，難道他沒上鹿台是因為貪生怕死？可是人總有一死啊！

青娘娘駕大車，車上坐著霸嬖嬖和鬼侯女主汧娘娘，還有殷地朝歌的玄女族人，人眾又讓開更大的道路讓青娘娘的大車經過，商人尊母重女，此時殷地朝歌的商人看見久違了的正常女子，她們都沒有白臉點胭脂，頭上插竹箸，活像中箭的雉雞一樣，也沒有穿長如棉被的大禮服大廣袖，她們不需要用十幾個侍女提袖挽裙才能行走。青娘娘駕大車真是英姿颯颯，霸嬖嬖是快樂得老太太，鬼侯女主汧娘娘笑靨如花，玄女們華美極了。

西歧周部落的勇士們由姬鮮帶隊浩浩蕩蕩疾走如奔，待西伯姬發洗好一身狗血，見眾人都走了，只剩下二十名虎賁和周公姬旦，回祿也在，他須臾不離周公姬旦。

尚父呂尚請他們坐船沿河而下到孟津，那裡會有農舍的西歧人接應，他們可以從北門市集進入殷地朝歌。既然都如此了，西伯姬發只好上船，他要先到玉門接姬己，否則姬己若被姬鮮

看到了，恐怕會遭他毒手。

孟津無人，只有桂花飄香，桂樹巨大，但桂花小小，花簇生於葉腋香氣濃郁，秋天了，只有桂花了。玉門安靜極了，西伯姬發重遊舊地，內心無限感慨，周公姬旦叫回祿去南門外的鹿台等他，農舍的西歧人駕著大車在玉門外等著，西伯姬發每一個房間都去看，沒見到姬己，只有一些娘姨帶著小女孩玩耍，娘姨們很驚訝，怎麼這個老人家跑來這裡？老人不都去鹿台了嗎？

西伯姬發問娘姨們，姬己可在家？

娘姨們回答他：「姬己不在呢，她和紂王去了鹿台了！」

周公姬旦找到了箕子，他還在玉門後的倉庫——塞庫等待，等待侍女們今天送食盒來，他已經餓了，周公姬旦開門放了箕子，箕子直跑進玉門等吃食，誰知道玉門裡面安靜極了，只有育嬰的娘姨們和小女孩們。箕子隱約知道今天殷地朝歌的鹿台有大事，是什麼事他就不太清楚了。

周公姬旦問不出名堂來，只知道殷地朝歌很多人都去了鹿台，尤其是家有老人的，幾乎都去了。

西伯姬發終於肯上車了，大車能坐七十二人，農舍的西歧人很會駕車，西伯姬發帶著二十名虎賁和周公姬旦還有箕子一起上車，直奔殷地朝歌南門外九十里地的鹿台而去。

回祿一路上坐車奔向南門市集外的鹿台，他穿過殷地朝歌的中心地帶，沿途看見漂亮的居室房屋，他就拋出硝石細竹所製的火媒，發出爆裂聲響，惹得人居不寧，他說這叫做鞭炮，邊

跑邊放炮，所以叫鞭炮，回祿一路上哈哈大笑！

殷地朝歌平日安靜，除了市集繁榮以外，民居都安靜，尤其是殷地朝歌的中心地帶，那更是寧靜極了，回祿的鞭炮惹禍了，他行過忍居，看見忍居的門帘繡樣華麗，駕車的人告訴他，這裡住著大夫膠鬲，大夫膠鬲起於魚鹽來自西歧周部落，在殷地朝歌人人稱他賢，回祿在西歧的程邑，自小就人人嫌棄他，長大後更是貓狗嫌，他將手上的鞭炮都往忍居丟過去，星星之火終於發威了，忍居遭了回祿了！

忍居濃煙滾滾，人都跑出來了，大火一下就把忍居夷為平地，回祿大笑著，繼續往鹿台前進。

鹿台上，一千人都退下了，剩下老太師杜元銑和兩百多名長者專心念唱，他們心心念念的都是心曲，紂王也在，少師召啟還有福和北伯侯崇侯虎，他們居中跌坐，兩兩相對都跌坐一起念唱相隨，牧師尤渾帶著大夫魯雄、大夫費仲、大夫閻仲等人亦是如此，當玄女族人上到鹿台，悠揚的男聲加入了高亢的女聲，天空中百鳥成群飛掠，大鵬鳥到鹿台上巡弋，鳳凰于飛。

殷家商人自認是鳥族，他們喜歡自由自在飛翔的大鳥，商人們無人驚訝，只有大夫膠鬲和西歧眾人才發出驚嘆之聲。

西歧羌人勇士來了，由姬鮮率領勇士一千六百多人，列隊整齊，追隨姬度的鑼鼓大陣，敲打打的行過姆野，姬度看見老師商容也坐在路邊，他開心的向老師樂官商容搖手致意。

大夫膠鬲簡直要昏倒了，這麼多人！西歧周部落這次來了這麼多人？他們要幹嘛啊！有人從家裡跑來對他說，忍居失火了！大夫膠鬲痛苦極了，妻子馬氏高沅簡直不敢相信，可是來人

這樣慌張失措，滿臉灰煙，她忍不住放聲大哭，馬氏高亢又血流批面了。

殷地朝歌的商人都在大路邊，看著西歧的羌人勇士經過面前，他們安安靜靜等待時間的來到，他們只是目視來人並不顯出驚慌，這是殷家商人的修養也是教養，死生才是大事，其他都不重要，一生都要保護好自己的心。

姬誦和聃季這對叔侄夾在勇士中行進，他倆人平靜的在心裡念唱，愈往鹿台行去，氣場越強，他們不知道自己能否經得起這種天地間的大能，他們只能專心。

是姬鮮先跌倒了，他一路當先鋒帶頭往前衝，他要上鹿台去向紂王索回芊芊，那是青娘娘，可是他到鹿台階梯下的基地，也不知道他是衝撞了什麼，姬鮮跌倒在地，沒了聲息，姬鮮雙眼圓睜，沒了生命。西歧周部落的勇士們都驚嚇不已，無人敢再上鹿台了。他們也安靜的矗立在鹿台下，姬度的鑼鼓大陣銷聲匿跡，完全不敢使出來。

回祿來了，他來到鹿台下，他也被眼前的景象震懾住，他悄悄的退下，找了間空屋子躲起來了，那是築台金匠人的休息處，他看見了金匠人留下來的爐台，回祿開心不已。

西伯姬發來了，他帶著二十名虎賁和周公姬旦還有箕子一起坐車來到了鹿台，箕子帶著周公姬旦躲起來了，他們都害怕鹿台所發出的強大氣流和能量，空氣中隱然有巨大的能量流動，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狀況，他帶著周公姬旦躲到了築台土匠人的窯洞內躲起來了。

西伯姬發也被這景象震懾了！但是他此時卻想上到鹿台一睹奇蹟，他強忍著空氣中不尋常的壓力，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艱難的走上鹿台，當他經過姬鮮的屍體旁，看見弟弟姬鮮怒目圓睜，死不瞑目，嘴角兀自掛著殘忍的微笑，他長嘆了一口氣！姬鮮終於解脫了。但是他還沒

有，他還是想上到鹿台看一眼姐己，都到了這裡了，若沒讓他見到姐己，他也會死不瞑目。

姬誦和聃季見西伯姬發執意上鹿台，這叔侄兩人心有不忍，都來西伯姬發身邊，一人扶腋一手，慢慢的，三人同上了鹿台。

西伯姬發七十四歲了，殷地朝歌的鹿台發出強大的氣場讓他心疲腿軟，若非年輕力壯的兒子姬誦和弟弟聃季扶持著，他是不能直上鹿台的，鹿台寬三百六十尺，廣三百九十尺，高百九十仞，入地五丈，夯土築基，巨石壘壁，遠看成五層梯型高台，石階沿斜大面逐步而上，每一階合人行尺工，百階成台，環高台繞一圈，角邊無欄飾。台下空心，儲存糧食稻穀和種子。高台上一片平坦，鹿台上還有一座摘星樓。

鹿台上溫暖極了，天光自天而下，不，好像自地而上！那光色發自鹿台上跌坐的人群，他們環環圍繞，繞成五圈跌坐，摘星樓前沒有人，姐己也不見蹤影，西伯姬發累了，他氣喘吁吁的跑來，就只能看見這些人了。可是姬誦和聃季卻垂淚不止，眼淚無端流下來，完全不能停止，不是悲戚亦不是傷心，而是像將身體裡面的污穢藉著淚水刷洗、潔淨後排出體外，這種感覺，他們從沒有過。兩人禁不住也跌坐在地，他們只能心心念念專心念唱了。

西伯姬發萎坐在地，他見鹿台上的眾人神光離合，這樣飄搖又這樣熱烈，大鵬鳥來了，巨大的身影掠過西伯姬發頭頂，西伯姬發嚇出一身冷汗，大鵬鳥巨大的雙爪這樣鋒利，驕傲的連頭都看不見，卻又是這樣威風凜凜。

玄女高亢的歌聲這樣宏亮直透九霄，西伯姬發簡直抵受不住，他摀住雙耳，還是不能抵擋，遠處天雷滾動，西伯姬發知道九天雷女來了，這是剛才箕子說的，他說天下有玄女族，玄女族

有九天，是九個有大能的女人，九天，風火雷電雪雨冰霧霰。

天空布滿鷹、隼，遠處雷聲滾滾，鳳凰在鹿台上唱歌，牠們停在摘星樓的屋脊上，天空雙日竝出了！

周公姬旦和箕子像兩隻老鼠一樣，躲在土匠人的窯洞裡，那是築台土匠人留下來的蛇窩，洞口小小還下地五尺隱伏，他們倆個人躲在這裡很放心。

箕子向周公姬旦形容九天玄女的樣貌，他口才便給，活靈活現的形容的宛如目睹，但是他不知道周公姬旦有心病，他年少之時見過九天雪女芊芊，芊芊曾讓少年姬旦恐懼不已，雪女芊芊也讓姬鮮瘋狂一生，箕子越是誇大其詞，周公姬旦聽來越事心驚膽戰，這九個女人，九天玄女，簡直……簡直就是他的——讎人！對，九個女人，仇人，就是仇人啊！

天空中雙日竝出，炮烙之行！有蘇氏鉅駕著炮烙先回到有蘇氏接了父親有蘇氏平和母親九天玄女潤來殷地朝歌，這是摩且王給他的方便，他開心極了，遠處鹿台上神光離合、金光燦燦，宛如一座海上璇宮，太好辨認了，炮烙直下鹿台飛入摘星樓，停在摘星樓裡天玉黑石之上，有蘇氏鉅接下父母，九天雨神玄女潤緩緩的步出摘星樓欲加入了玄女族人，西伯姬發如見天人，那是姐己！是姐己啊！

西伯姬發伸手拉住玄女潤的裙角，玄女潤嚇了一跳，玄女的歌聲頓時稍歇，鹿台上冲天之光搖擺不定，天空中雷電霹靂降下，驚得西伯姬發放開手，但是鹿台上眾人已然受到了干擾，玄女潤加入了玄女族人，鹿台上的高亢之音揚起，更熱烈、更悠揚。

光有些不同了！整座鹿台宛如漸漸融化了，都消失了！成了光的世界。人人都是一束光，

在光的是世界裡只剩下西伯姬發和姬誦與聃季三人，他們被天地人之間的大能籠罩，成了跌坐在光中的人，西伯姬發更是萎靡不振，他看見了！姬誦和聃季也看見了，都是光！

那光充塞四荒八垓，黃光吉祥，藍光尊貴，橙光活潑，青光有餘，不知何時紫光來了！紫光高貴無比，那麼祥和靜謐，遠處有閃閃電光劃過，杳然無聲的夾在諸光中，天地間完全寂靜了，只有歡喜之情充塞在三人的胸臆間，溫暖極了。

西伯姬發感到寧靜，原來這就是紂王的心意，他想起妹喜已對自己的心意也是如此，西伯姬發老淚縱橫，他哭喊著妹喜已，他的妹喜已啊！

光不見了！經西伯姬發一哭一喊，光消失了！鹿台還是鹿台，人還在，可是不一樣了，西伯姬發和姬誦、聃季三人親眼目睹了奇蹟！鹿台上環環趺坐的人化成光，離開了！一個一個離開了，消失於無形，化成各色光束，殷紅光色、青光、澄光和黃光，藍光，還有紫色光芒，他們一個一個消失無蹤，地上只留下衣服如蟬蛻。

紂王起身，他看著西伯姬發和姬誦、聃季三人，紂王長身巨大，隆準龐眉，方口廣額，他對姬誦微笑，目視聃季，卻不看西伯姬發一眼，他舉手朝天發出嘯聲，聲如同裂帛，玄女族的女音高亢，聲聲部部纏繞相隨，跌坐在地的人也加入聲部，天地怒吼了！

地裂！鹿台上的夯地裂開了！可是那些人卻無人墮入地裂之處，他們宛如懸空趺坐，夯地裂開之處，透明的光霧緩緩透出，五色光芒乍現！彷彿有千萬種高貴的生命來了！

鹿台上跌坐的眾人起身了，他們和紂王一起緩緩的步入地裂之處，紂王的身影越來越大，充塞虛空！隨同的眾人身影也越來越巨大！他們一起下到了九泉之地不再回頭，天命如此，紂

王無有懸念，殷家人主紂王率領了百多人入地而去。

鹿台下，以至於姆野，都有殷家商人跌坐專心，亦有人隨著鹿台的大能化成光束消失，殷家商人不為所動卻驚了西歧羌人，他們從沒見過這等景象，人怎能化成光束消失？

四野無聲，突然而來的雷霆萬鈞，驚得西歧羌人東倒西歪到處亂竄！

軍三句淚流滿面，他真是不肖啊！他失去了崇鼎，也失去了祖上的心法，是他讓出了崇地自降為周臣，如今他又犯了重罪，隨著這些惡人來到殷地朝歌，他傷心至極，西歧羌人都抱頭鼠竄，四散開了，軍三句倒地不起，當場氣絕身亡。

璇璣來了！自東方飛來，璇璣五駕在鹿台上空停留，摩且王和攸侯喜率領昆夷、朔方的十萬部眾回來了！

可是璇璣無法在鹿台上停留，他們親眼目睹了地裂！紂王率眾下地而去，紂王直下九泉之地毫不留戀亦不回頭，玄女如意痛苦極了！她全身燃火奮不顧身躍出璇璣，天空中五駕璇璣迅速離開殷地朝歌的鹿台，向著東方一去不回頭！

火神如意渾身燃起殷紅燄火自天而下，鹿台上的玄女族人舉手將她接住，玄女如意直奔摘星樓，姐已在裡面，姐已真的在摘星樓裡面，她知道紂王離開她了，可是她沒有悲傷哭泣，反而寧靜安祥，姐已六十六歲，人世間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她都有過，人世間的繁華富貴、成住壞空她都經歷過，她的一生無有不足。

玄女如意沒有和丈夫攸侯喜一起離開殷地朝歌，這是他的宿命也是她的天命，天命如此，她必須燃燒生命躡身一跳，攸侯喜此去千年，再也不能與妻子玄女如意相見，但是他有她的燧

石在心。

攸侯喜親眼目睹了殷地朝歌的紂王率眾領眾人，連同福一起進入九泉之地，那是他的手足弟兄啊！未來他將如何呢？

鹿台下、姆野和高地那，人人都看見了璇璣，璇璣無聲瞬間消失於東方，回祿偷偷的跑向鹿台，他發現了金匠人的爐台，有了爐台，他手腳很快又做了數枚的鞭炮，他一直想像著鹿台的摘星樓起火，那不知道有多美、多香啊！

外面好像平靜了，殷地朝歌的商人陸續離開了鹿台周邊，退出姆野，外面好像都平靜了啊！回祿迅速的跑上鹿台去，他要去放火！

史稱殷地朝歌的鹿台遭了回祿，其實是回祿遭了火神如意一擊，誰叫回祿愚蠢，跑上摘星樓放鞭炮嚇著了妲己，妲己被回祿的鞭炮聲嚇了一跳，返身抱住她的玄姨如意，如意火大，重擊回祿，妲己卻也化成了火焰身，玄女雨神潤一見女兒妲己著火了，連忙用水來救，不意西伯姬發隨後而來，他伸手欲取妲己，再次驚嚇了她！

妲己化成水火同源直下大地，她不要給西伯姬發摸到，妲己並不喜歡被其他的男人染指，連摸到裙裾袖口都不要，她也想下地而去，到九泉之下與紂王相見呢。

殷地朝歌的殷家商人陸續遷離中土，有人乘桴浮於海，有人舉家遷移驅車離去，他們是由之民，天下為公，他們不再自稱商人，而稱「殷家」，來自殷地朝歌的殷家，見面時隨口的問候是：「殷地安」，殷地朝歌商人善頌善禱，都說好話。

下接殷蕩三部曲
攸侯喜

易書樓電子書 · 必屬佳作

Copyright©2014, tw-book.com All Rights Reserved